



小石山房叢書

1 曾 4
622
/



門4
622
卷1-16

防北
業石
業山

防 水
叢 石
巖 山

防 水
叢 石
巖 山

同治甲戌
孟秋虞山
顧氏校槧

吾吳藏書之富以律靈梅為最
而錢板之盛莫如毛氏汲古陶海虞
之士承藉流風芳藹未沫二百年來
收藏四部者甚眾石澱顧氏其一
也顧君累為吾鄉季菘耘先
生高弟喜蓄古印精篆刻尤嗜
蒐羅未刻之書道光中刊有石山

房叢書四十種種松耘先生序而傳
其中譚理學者數家吾鄉陳
陸之先生遺著與馬好多宋元明高
人逸士之筆一兵燹而往板毀十之一原
序亦失之今蒙昆詒嗣崇福兄弟
捃補刊行世尚序於余念昔人著
作皆其學問性靈之所寄即小言瑣

化亦有之迺存乎其中一玉若宿士者
不得志暑風敗壁苦雨油燈畢生沈
冥於數卷書中不幸而付託無人飄
墮於績道錫遠之間幾與烟塵滅沒
有人表而出之九原可作有不惑而飲位
者乎況萃數十人之精神所寓彙為
一大部較單行本尤易傳世此叢書

刻故實其多而不嫌其褻也。松耘先生遺稿予理其荒朽錄存一帙而足其原序則善。先生古文畫有義法可觀。正精力老敵于是何時壽之。棄梁詔非後死者責乎。昔有知先生者其有以勸我否耶。
同治己巳陽月舟南老圃葉裕仁書

小石山房叢書總目

海虞顧湘翠嵐編輯

男崇福校字
康福

第一冊

四書講義一卷

明顧憲成

淮雲問答一卷

國朝陳瑚

第二冊

論學酬答四卷

國朝陸世儀

第三冊

韋庵經說一卷

舊鈔本原缺二頁

國朝

周象明

第四冊

母欺錄一卷

明

朱用純

潘瀾筆記一卷

國朝

彭兆蓀

懺摩錄一卷

彭兆蓀

第五冊

東觀奏記一卷

唐

裴庭裕

承華事畧一卷

元

王恽

明夷待訪錄一卷

國朝

黃宗羲

第六冊

岳陽風土記一卷

宋

范致明

校正朝邑志一卷

明

韓邦靖

吳門耆舊記一卷

舊鈔本原缺三頁

國朝

顧承

第七冊

松窗快筆一卷

明

龔立本

海虞畫苑畧一卷

國朝

魚翼

海虞畫苑畧補遺一卷

魚翼

第八冊

疑年錄四卷

國朝 錢大昕

續疑年錄四卷

國朝 吳修

第九冊

陸稼書年譜一卷

國朝 陸宸徵
李鉉

汲古閣校刻書目一卷

國朝 鄭德懋

汲古閣書目補遺一卷

鄭德懋

汲古閣刻板存亡考一卷

鄭德懋

第十冊

隱綠軒題識一卷

國朝 陳奕禧

砥齋題跋一卷

國朝 王宏撰

湛園題跋一卷

國朝 姜宸英

義門題跋一卷

國朝 何焯

第十一冊

山家清供一卷

宋 林洪

勿藥須知一卷

國朝 尤乘

第十二冊

尋花日記一卷

國朝 歸莊

看花雜詠一卷

歸莊

冬心先生畫竹題記一卷

國朝 金 農

冬心先生三體詩一卷

國朝 金吉金

第十三冊

詞評一卷

明 王世貞

墨井詩鈔二卷

國朝 吳 歷

三巴集一卷

吳 歷

墨井題跋一卷

吳 歷

海珊詩鈔一卷

國朝 嚴遂成

菽庵遺詩一卷

國朝 黃 彥

第十四冊

明人詩品一卷

國朝 杜蔭棠

夢曉樓隨筆一卷

國朝 宋顧樂

虞東先生文錄八卷

國朝 顧 鎮

四書講義
一卷

東坡先生文粹八卷

蘇軾對策第一卷

四人傳品一卷

卷十四冊

西坡詩集

西坡宋詩集

西坡宋詩集

一卷
四書講義

四書講義

無錫顧憲成叔時著

吾十有五章

這章書是夫子一生年譜亦是千古作聖妙訣試看入手一箇學得手一箇矩中間特點出天命二字直是血脈準繩一齊俱到曰志曰立曰不惑修境也曰知天命悟境也曰耳順曰從心證境也卽入道次第亦纖毫不容躐矣提這學字乃與人指出一大路以爲由此雖愚者可進而明柔者可進而強但一念克奮自途人而上個個做得聖人夫子所以曲成萬物而不遺也提這矩字乃與人指出一定準則以爲到此雖明者不得自用其明強者不得自用



其強但一絲稍歧總猶是門外漢夫子所以範圍萬世於無窮也

溫故而知新章

這溫字最好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極盡此一字形容忘則冷助則熱惟溫乃是一團生意千紅萬紫都向這裏醞釀出來所謂新也

舉直錯諸枉章

直明明是君子枉明明是小人只覺下個直字枉字更有力量何以言之謂之直必然是曰是非曰非獨立自信略無依違此等人下面公論極歸向他上面人卻最容易怪他所以舉之爲難謂之枉必然是可爲非非可爲是曲意求

媚略無執持此等人下面公論極鄙薄他上面人卻最容易愛他所以錯之爲難是故均之君子也而品不同若一味清苦朴實忠厚謹飭的還不至見廢棄惟危言危行縱清明之時亦往往取忤矣均之小人也而等不同若一味貪污虛浮苛刻恣肆的還不至見寵任惟諂言諂行縱清明之時亦往往被暱矣乃知概曰用君子猶未見其用之之實也必連直者都用纔用得徹底纔喚得真能用君子概曰去小人猶未見其去之之實也必連枉者都去纔去得徹底纔喚得真能去小人聖人下此二字一則將君子小人之情推勘到纖毫含糊不得一則將時君之情推勘到纖毫矯強不得其指精矣

富與貴章

此章是孔門勘法蓋吾人有平居無事之時有富貴貧賤造次顛沛之時平居無事不見可喜可嗔可疑可駭行住坐臥卽聖人與衆人無異至遇富貴貧賤造次顛沛鮮不爲之動矣到此四關直令人肺腑俱呈手足盡露非能勉強支吾者故就源頭上看必其無終食之間違仁然後能於四者處之如一就關頭上看必其能於四者處之如一然後算得無終食之間違仁予謂平居無事一切行住坐臥常人與聖人同就大概言耳究其所以卻又不同蓋此等處在聖人都從一團天理中流出是爲真心在常人則所謂日用而不知者也是爲習心指當下之習心混當下

之真心不免毫釐而千里矣

回也其心章

孔門設教原有二科一是爲初發心者設但據其現在一念遂與誘掖絕不苛求此接引法也故曰與其進不與其退所以成就互鄉童子一項人一是爲久發心者設必通照其平時細加檢點略不假借此磨鍊法也故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所以成就及門諸大弟子一項人自三月不違而上則爲於穆不已惟聖人有此境界自日至而下則爲時至雖塗人亦有此境界就仁之於人言時至者卽其日至者日至者卽其月至者月至者卽其三月不違仁者只是一箇血脈有何毫髮差池所以

要用接引法就人之於仁言時至者自與日至者別日至者自與月至者別月至者自與三月不違仁者別卻有多少等級不容毫髮混冒所以要用磨鍊法用接引法使人一朝鼓舞而有餘可與入聖人之門用磨鍊法使人終身勉勉而無盡可與入聖人之室

泰伯其可章

伊川曰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此解最精泰伯爲太王長子一旦去之荆蠻這事最奇當時人必定推求緣故亦安有不知卽註所謂季歷生子昌有聖德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亦是當時相傳下來的

話何以云民無得而稱只是據這話頭一似在太王身上起念一似在王季身上起念爲太王是以父子讓也爲王季是以兄弟讓也這也十分好了乃泰伯更有大焉是在天下起念以天下讓也以父子讓以兄弟讓是將文王做一家公共的文王泰伯已是至公而無私然就天下看來猶未離乎私也以天下讓是將文王做天下公共的文王爲傳道起見卽太王王季不得而私之矣這是何等心腸非惟尋常人不能知雖賢人君子亦未必能知也故夫子特表而出之以爲民無得而稱至伊川直將天下點破千載而下有知已矣

樊遲問仁章

樊遲問仁是向夫子求本體夫子卻教他做工夫凡人於日用間那箇離得居處執事與人境界第居處時易於舒肆若任其自然只四肢安逸此心都放逸了恭則惺然不昧吾心自沒有放逸的病痛這不是仁是恭執事時易於苟安若任其自然只苟且忽略此心都雜亂了敬則主一無適吾心自沒有雜亂的病痛這不是仁是敬與人時易生爾我若任其自然只瞞人昧己此心都詐僞了忠則竭盡己心自沒有詐僞的病痛這不是仁是忠故統體是仁居處便恭執事便敬與人便忠此本體卽工夫學者求仁居處而恭仁在居處執事而敬仁在執事與人而忠仁在與人此工夫卽本體是仁與恭敬忠原是一體如何分得

開且工夫全要在關頭上得力今人居常處順也能恭敬自持推誠相與及到利害生死關頭便都差了則平常恭敬忠都是假的故夫子指點不處不去的仁體卻從富貴貧賤的關頭孟子指點不受不屑的本心卻從得失生死的關頭不處不去欲惡都不見了不受不屑生死都不見了故富貴不淫貧賤不移造次顛沛必於是舍生取義殺身成仁都是關頭上打破故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夷狄是關頭盡處此處不去他處決不走作纔是真工夫纔是真本體

行己有恥章

夫子於子貢問士獨提出一恥字這恥字極有精神極有

氣力人若動了這念真是無堅不入無銳不破只看所恥何在耳恥道德不如人究不到聖賢不肯干休其處心積慮便只知有是非那一切利害如何過捺得他此是長養天理種子也生路也恥榮華不如人究不至富貴不肯干休其處心積慮便只知有利害那一切是非如何管束得他此是長養人欲種子也死路也中庸曰知恥近乎勇正謂兩下所恥不容並立知恥者於此辨得清楚只有不賢不聖之恥更無不富不貴之恥也

性相近也章

性相近近字對遠字而言只當作同異二字看如中庸曰道不遠人試思人與道是一是二而第曰不遠可無泥於

相近之說矣假令性果有善與不善對這習字何處放著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性耶習耶氣質耶若以性言即上智原不會多卻些子即下愚原不會少卻些子移箇恁麼若以習言生於齊則齊語生於楚則楚語如何移不得若以氣質言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愚必明柔必強矣如何移不得王文成曰只是不肯移耳此言最是何以見之只看下箇移字便可見就人分上說下箇不字更好是故上智之不移上智不也下愚之不移下愚不也非有或使之或尼之也或曰註云美惡一定非習能移如何曰此恐未妥謂之上智正以其不必習於惡非曰習於惡猶不移於惡也謂之下愚正以其不必習於善非曰習於善猶不移於善

也曰下愚亦有善端發露何如曰此是他本來面目漸滅不盡處畢竟少間便消散了何曾移得曰有言孟子道性善偏了惟孔子這三句說得渾全然否曰孔子既言性相近又言習相遠正恐人誤認相遠者爲性也又言上智下愚正恐人誤認不移者爲性也如此看來下句正是發明上句孔孟之旨同歸於道性善有何偏全可言

君子戒慎五句

或問戒懼慎獨是一段事是兩段事曰謂之戒慎乎其所不睹則無所不戒慎謂之恐懼乎其所不聞則無所不懼已包卻慎獨在其中矣而又言慎獨者乃就中點出一箇動靜關也如論語言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已包卻造次顛沛在其中矣而又言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乃就中點出一箇閑忙關順逆關也須透過這動靜關然後成得個戒慎不睹恐懼不聞

君子中庸節

中庸標箇中字是合知愚賢不肖都招而入其範圍加箇庸字卻專爲賢知而發此無他誠以能寄吾道惟在賢知

四書講義
能亂吾道亦惟在賢知故等其過於不及而並匡之欲其
知已之地分僅在愚不肖之列必將爽然退而矯其偏甚
其過于不及而特匡之欲其知已之隳落反在愚不肖之
下必將悚然進而求其中也聖人之爲賢知計如此記雅
言所以立的記罕言不語所以示防其記罕言也本欲表
夫子之罕言命與仁也至于罕言利凡稍有識者皆能之
何待夫子卻將個利來與命與仁配列而爲三其記不語
也本欲表夫子之不語神也卻將個怪力亂來與神配列
而爲四記者之意蓋曰世之好言命好言仁者方自以爲
識貫天人怎知恰與好人利者等世之好語神者方自以
爲心通造化怎知恰與好語怪力亂者等於以見吾夫子

之雅言乃所以爲高爲深爲遠爲奇而其言聖人之罕言
語聖人之不語者乃所以爲卑爲淺爲近爲庸也其所以
發聖人之蘊深矣

誠者天之道節

或問不思之謂神不勉之謂化性體原是如此聖人盡性
亦是如此學者起因結果都應不出此四字子屢有推敲
何也曰不思者自能不思乎不勉者自能不勉乎當必有
箇來歷矣不思者貴其不思而已乎不勉者貴其不勉而
已乎當必有箇落脈矣中庸言誠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
誠是來脈曰中曰得是落脈要之來脈處卽落脈處所謂
性體也是故尋著來脈方好入手不然縱欲不思不勉如

何強得勘明落脈方好駐腳不然縱能不思不勉亦有何用試看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分明是箇不思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分明是箇不勉然而證之性體天地懸隔何也緣他只認得不思不勉是性不認得善是性竟作空頭帳耳由此觀之所以不思不勉何可不加推敲

齊桓晉文章

孟子於齊宣滕文是兩樁公案觀其可得聞乎一問隱然有且驚且慕惟恐不聞之意其時通身倒入功利中純是一副妄念孟子卻舉易牛一事反覆與之磨勘曰是心足王是歆動他曰百姓皆以王爲愛是挑激他曰臣固知王之不忍是提掇他曰牛羊何擇是折難他曰無傷是安慰

他曰仁術是誘掖他曰見牛未見羊是開發他一抑一揚一收一放悉中窾竅齊宣始而茫然沒箇話兒打發他自家也忍笑不住既而如醉得覺先時堂下光景恍然再呈目前因向孟子具箇實供曰於我心有戚戚焉此是將他過去的善端宛轉點破抹煞他當下一副妄念也滕文見孟子得聞性善堯舜之論自楚反又來見這其時通身倒入道義中純是一副好念孟子卻慮其看得自家低有所疑也喻之勿疑慮其看得聖人高有所畏也喻之勿畏又慮其以已之言爲欺也證之成鬪顏子周公以明其不欺末引瞑眩二語尤妙試看異時行三年喪便有父兄百官來梗行井田便有許行陳相來梗到那所在誰不手忙腳

亂只因預先道過知世間事原有許多難所以竟不疑不
畏而毅然直任曰是誠在我此是將他未來的變態明白
抄破堅固他當下一副好念也然則孟子之言過去非言
過去也正爲當下提出個源頭其言未來非言未來也正
爲當下提出箇關頭

孟子道性善節

道性善是說本體稱堯舜是說工夫性箇箇是善何嘗負
人人不能箇箇做堯舜卻負了性此孟子所以深責成於
人也曰註云稱堯舜以實之是否曰要實性善當於乍見
孺子入井之怵惕惻隱呼蹴之弗屑弗受人人同然處徵
之如以堯舜實性善則亦可以桀紂實性惡矣曰自楚反

至末云何曰都是發明這二句夫道一而已矣這道字要
仔細看孟子生平論性只說得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推而
上之只說得仁義禮智並不會說源頭下二條一言疑畏
不可有一言瞑眩不可無道一是就發脈處尋出一箇來
歷使人識取本體以竟道性善之指疑畏瞑眩是就下手
處剖出兩箇機緘使人識取工夫以竟稱堯舜之指

人之所以異章

天地之性人爲貴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人爲貴
則物爲賤人爲大則物爲小此判人與禽獸相遠之詞也
孟子獨言幾希卻是表人與禽獸相近之詞也知其相遠
則爲人可喜知其相近則爲人可懼

告子曰性六章

古之言性也出於一今之言性也出于二出於一純乎太極而爲言出於二雜乎陰陽五行而爲言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蓋皆就陰陽五行中拈出主宰所謂太極也以其渾然不偏曰衷以其確然不易曰則試於此體味可謂之有善有惡乎可謂之無善無惡乎可謂之能爲善亦能爲惡乎是故以四端言性猶云是用非體卽以四德言性猶云是條件非統體惟知降衷物則之爲性不言善而其爲善也昭昭矣問論性者或以理言或以氣言或兼理氣言何如曰厥初一氣也孰主宰是理也所謂性蓋自其主宰言之也曰如此得毋遺

氣曰旣曰自其主宰言便就氣上點出理來何嘗遺氣吾儕要識性須從主宰處認性方有下落

曹交問曰章

此章乃孟子指點當下最親切處人皆可以爲堯舜一語孟子一生精神命脈所注曹交卻舉以爲問是恁麼樣見識恆情只于儕輩間爭長論短曹交卻與千古來聖人對較是恁麼樣志趣孟子從未會遇此等人不覺喜之特甚遂語之曰爾旣覩著個堯舜只立定主意去做不須費許多閒計較又見他來時執禮謙恭因示之曰卽此便是堯舜所以撥動他一團生機使之懽天喜地亦不枉他這一見也更有妙者世人指點當下只說聖人是現成的孟子

拈出一箇爲字卻說聖人是做成的試思徐行是誰徐行後長是誰後長服是誰服誦是誰誦行是誰行歸而求之是誰去求於此見不容諉之別人此爲之一字尤是提醒曹交最喫緊處也

堯以天下章

萬章此問大奇二典三謨經孔子親手刪定這件事書中載得明明白白何須要問但從來傳天下有世有及無與人之理今堯授舜而不惑舜受堯而不辭其中必有一定緣故孟子答他卻又大奇竟將堯舜放在一邊不說只說箇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恰打著萬章心上事於是萬章就不能二字委曲詰難直窮到底孟子就不能二字反覆

分割直透到頭然後知聖人心事真如青天白日非惟不以天下爲重愛而戀之抑且不以天下爲輕藐而棄之天下公器幽有百神管著明有百姓管著非惟天子欲與人而不敢抑且欲與人而不能一切奸雄亦可消卻多少痴夢矣

人之所不學章

孟子以不學而能點出人心之良能以不慮而知點出人心之良知非謂學能障人卻把良能來掃之也非謂慮能障人卻把良知來掃之也不慮而知良知也不知而慮亦良知也不學而能良能也不能而學亦良能也微良知良能彼其有不知不能也安于不知不能已耳孰啓之而使

四書講義
三
慮孰啓之而使學也論本體卽凡人亦不學不慮論功夫
卽聖人亦學且慮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
心仁也是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也豈不在在圓滿孟子卻
與他拈箇充字出來謂之充卽不免學且慮矣嗚爾弗受
蹴爾弗屑義也豈不在在分曉孟子卻與他拈箇辨字出
來謂之辨卽不免學且慮矣何也良能不學而能良知不
辨而知天命之謂性也孩提知愛其親及長知敬其兄率
性之謂道也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修道之謂教
也夫何疑焉 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爲知便走入
支離去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
這箇知作光景玩弄便走入元虛去故就上面點出一致

字其意最爲精密

雞鳴而起章

凡做人須於起頭處著精神有一生之起頭則一生之吉
凶悔吝係焉有一日之起頭則一日之吉凶悔吝係焉古
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一生之起頭也雞鳴而起一
日之起頭也孟子嘗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
也無不知敬其兄是就一生之起頭處推出一箇源頭令
人認取原初固有的心至此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
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是就一日之起
頭處推出兩箇路頭令人勘破後來攙上的心誠能認取
原初固有的心那後來攙上的自然無所掛搭誠能勘破

後來攬上的心那原初固有的自然無所混淆庶幾可保必爲舜不爲蹠矣此真吾人嚟緊第一步也人只有善惡兩途既曰孳孳爲善應曰孳孳爲惡舍曰惡而曰利反覺放寬一步何也人本有善而無惡亦本好善而惡惡只緣他起了一點利心凡事但問孰是利吾者遂向前孰是不利吾者遂退後更不暇問善惡耳既不暇問善惡自然善一邊少惡一邊多故爲惡者爲利之標末爲利者爲惡之本根也與其禁之於標末不若禁之本根故不曰惡而曰利詞若寬而意更切矣提善字與利對言是就本心開發他提命字與利對言是就造化攔截他提害字與利對言是就禍患悚懼他皆孟夫子一片婆心處吉人爲善惟日

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孟子又就上提出雞鳴而起更覺十分鞭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正是利與善之分孟子又就中點出一間字更覺十分細密

形色天性章

孟子不特道性善且道形善所謂形色天性是也性之虛明湛寂不待言形則不免重滯矣由孟子言之卻是虛明湛寂的何者以肉眼觀通身皆肉以道眼觀通身皆道也然則知性者尙不必掃去形別求虛明湛寂乃反掃去善別求虛明湛寂乎蓋善卽性之本色說恁著不著如明是目之本色還說得不著於明否聰是耳之本色還說得不著於聰否又如孝子悅在得親還說得不著於孝否昔陽

明公遭宜藩之變日夕念其祖母岑與父龍山公不置門人問曰得母著相陽明日此相如何不著快哉斯言足以破之矣

四書講義終

淮雲問答
一卷

一 卷

淮雲問答自序

淮雲問答自序
嗟乎程朱沒斯道之不明也五百歲矣明興以來言理學者不一家觀其論著皆繆戾舛錯竊異端之緒餘非徒無以明抑又害之能通體適用唱率天下靡然者向風者莫如王文成然傳習錄所載醇疵半焉何哉文成天資高穎見道蚤又長於論辨未免立教迫無賢師良友相與講求而討習之夫一人登堂園橋聚聽欲其有叩卽鳴聲響相答非平居論列天理貫通安能曲當故愚嘗謂以文成之才之學使得遇同志摩切者數年然後出而大明吾道表正源流功必不讓孟子甚矣爲學之功急資講論也吾黨之從事斯道也實始於丁丑之春維時倡之者重威同之

者獨聖傳虞九及子耳寥寥三四人寡偶少徒然朝夕晤
言所論者卽皆先聖賢修己治人之事及四書五經性理
諸書之大義務期窺見全指無纖微疑惑而後卽安故每
一考詢輒精思極論亶亶累日往往流連予舍繼之以同
榻告語終夜不寐猶若有餘憾者至客歲戊寅良友漸廣
時則有蕃侯玉汝升士登善偕聖傳重威虞九及子計得
八人同方協志考德問業旬必一會會必講書研精覃思
無微不顯或行聽受或受質疑嗣是以後蓋相與切磋不
倦焉夫講論之有功於學固也然而形之如口不如形之
於筆之尤善形之於口者其言之是與非可得而見也然
未免通其意而畧其文形之於筆則雖有一言一字之疵

足以害道良友卽得指摘而教正之此今夏六月中所以
有淮雲問答之舉也淮雲爲北郊禪室離城一二里去子
舍最近野徑幽曠風致清適足爲吾黨講道之所是日諸
君子中惟升士以子疾不至其至者則有七人乃各出其
心中疑義條寫問難約有數十予方惴惴然不得當是懼
旁顧諸君子皆見理明快興酣筆落手足舞蹈天機暢發
不自知其樂之何從也時重威謂予曰昔明道橫渠在興
國寺講道甚樂明道乃曰未知往日斯地曾有甚人言及
斯事吾輩今日之舉幾爲過之矣已而未晡諸君子先後
告成遂同几諷誦各言所見爲之審異同較可否諸君子
皆虛懷善受不執已說期歸於正有足多者用是彙而錄

之遂成帙焉予於誦讀之餘時取三復雖互有得失而中道者殆十之七八矣蕃侯信道甚篤心懷浩浩每涉筆卽劃然中解如尊聞行知之對巧力聖智之論非中有實得不得直截若是聖傳深思靜氣學力日進雖論事或有未當而嚴儒釋之分辨敬怠之學精矣密矣玉汝所對微存間隔至其詳論未發謂此事旣去彼物將來洞見精切直可補先儒之所未逮重威躬行力久大義貫通其於昌邑之議桃應之問發忠孝之指扶正人倫春秋綱目輔翼之功一人而已虞九天資雅重致知差未及而論朱子之配享獨謂不必亦足見吾黨爲學無雷同附和之習登善虛懷好善究心經術雖未詣深遠而格物致和之說發明之

功亦大子識見疏陋學問淺劣卑之無甚高論至於中和之答自謂稍稍近之諸君子亦若有取焉夫以諸君子之從事斯道也不越二三年而觀其所得往往見道之精微予亦幸承其後得無大悖於聖人之教此亦大可幸矣吾聞之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昔者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明大道之指歸其言之當者旣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亦必研窮剖晰而不沒其所短雖錙銖毫髮經其辨論皆可稱量倘吾輩執灑掃於朱夫子之門而折衷其間孰淺孰深何去何從斯亦天下之至樂也而今安可得耶嗟乎日月逝於上精神衰於下時之治亂人之聚散皆不可知吾輩旣竊窺五百歲之絕學雖恨不獲見

正於古人而幸有同志相與講習以相益使猶然悠悠歲月終其身無成其得罪聖人也爲己甚矣予是以三復斯集不勝其幸而又凜凜以爲懼也已卯孟冬陳瑚識

淮雲問答

太倉陳瑚言夏輯

問權之衡物鏡之鑑物心之度物一也顧太山之高可衡其輕重乎千里之遠可鑑其毫末乎六合之外可度其事理乎苟但論其力之所能舉明之所能照知覺之所能及者而已則君子之於道不幾有窮乎

答曰君子之道猶天然天豈有窮乎然幽谷之內雨露亦有未及施日月亦有未及照者此亦出於理勢之自然也吾輩爲學於近裏著己之地尙未能實實用功實有得力而使虛談天地之外徒見其爲惘惘而已且聖人與及門

言學亦但言切實之理有益於身心者况吾輩乎故泰山不能量其重不聞以此爲衡之未平也千里不能照其遠不聞以此爲鑑之未明也然則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可也

附重威答

重威姓陸名世儀別號桴亭私諡尊道先生

君子之於道也知其所當知不知其所不當知知其所當知道也不知其所不當知亦道也豈惟六合之外卽跬步之間有不能知者矣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老圃也

又

六合之外不必知舍虛而務實也老農老圃之不必知舍小而務大也

又

權與鏡雖可借喻然天下之物惟心最靈天下之事只是一箇實理實理只是一箇誠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何論遠近故聖人在上四海之大萬民之衆莫不知其險夷厚薄愛憎去就之情其大經大法因革損益坐一堂而天下之事皆理矣拘拘於遠近形迹之間以論道不亦陋乎且君子之道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雖聖人有所不知所不能可以與知與能者中庸之理也有所不知不能者不必求知能者也此非君子之窮於道正見道之無窮處惟道無窮故學亦無窮所以我儒之學以達天爲量而求盡之功終無已時知此然後可以論道

附登善答

登善姓王名發祥別號長源

君子於學妙於自有本領有本領而參以時宜則力何所不舉明何所不照知覺何所不及安有窮於道之時若太山之高千里之遠六合之外有所不必論且亦不暇論也

問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事同旨異其理安歸

答曰誠字是徹始徹終功夫大學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只無妄語無自欺久之自有天理流行之妙不必有意養心而心有無不養之樂弟力行數年覺有其驗荀孟之言先儒已辨其差弟之愚見不以人廢言荀言亦未可棄

也

附重威答

養心只是收放心工夫凡人放心都是人欲牽纏將去寡欲便牽纏處少心易操存此養心莫善於寡欲之旨也人欲日去天理日來方可言誠荀子看誠字太粗淺把作養心起手工夫未免鶻突

附登善答

既誠矣復何事養養心以至於誠則可養心莫善於誠則不可孟子之言得矣操其要者敬也

問伊川云性即理也性與理之分在何處性與理之合又在何處

答曰性與理之分者以有天理人心之分也性與理之合者以天理即在人心也兼氣質而言之則性不可即謂之理若止言繼善之初則性即可謂之理矣

附登善答

在天為理在人為性分也性即為理合也

問經曰必得其壽似乎顏氏之子不宜夭折盜跖
出人之徒不應令終抑曰只論其理不必其實註云舜
年百有十歲則又似乎鑿矣聖賢之言豈欺我哉

答詞七

附玉汝答

玉汝姓夏名有光

顏氏夭折盜跖令終此論其變耳若道其常則舜年百

有十歲乃備理數之極者也

合平問窮理集義俱屬學者積累工夫二者孰先彼此

分別又何如

答曰窮理只是致知集義只是力行能知而後能行然致
知離不得力力行離不得致知

附重威答

窮理是求道工夫集義是據德工夫窮理然後能集義

問張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

窮理會未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著實地尊所聞

如何便高明行所知如何便光大實處何在

答曰高明以識見言光大以氣象言吾尊所聞則溫故可

以知新識見將有日益者矣如顏子之無所不悅而聞一知十是何等高明吾行所知則充然粹然無入而不自得氣象將有日進者矣如孟子之集義而生浩然之氣也何等光大

附蕃侯答

蕃侯姓錢名□□

學者要踏著實地甚難言之必於理義上窮究分明無一毫走作方是踏著實地必能踏著實地方能尊所聞行所知不然尊者未必所宜尊行者未必所宜行如何便高明便光大尊所聞本乎德性者無不高明行所知合乎中庸者無不光大

朱子曰讀書須是徧布周滿四字請下一註腳

答詞七

附重威答

徧布周滿只是無滲漏曰如何便無滲漏曰學問思辨行步步著力便無滲漏

問仁義二字如何分疏

答詞七

附重威答

統體太極是仁物物太極是義大德敦化是仁小德川流是義一貫是仁隨處精察是義未發是仁已發是義問萬事根本於太極太極卻在何處

答詞七

附重威答

太極即散見於萬事

言夏評曰何等直截不然幾認太極為一物矣

問程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其中要識得

真與妄耳既云皆天安得有妄

答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此正合孟子性善之論然天者何理而已矣人所為有合理不合理之分是以有真與妄之別真者可謂之天理妄者則謂之人欲而已矣

附蕃侯答

視聽思慮動作固無不皆天但為人欲所蔽便有真妄之分耳如一動必有當然之理便是天理若不當動而動便非天理安得不謂之人欲人欲便是妄

問晦菴云三代而下皆人欲而非天理豈三代以前事一後人之行事無一合理處耶且如漢文帝資稟純
粹如何斷以人欲
答詞亡

附登善答

三代以下稱漢文唐太宗為明主矣太宗固多駁雜誇
張孝文雖多合理處然和親匈奴輕改肉刑嫡妾並坐
皆不得為王道非王道安得稱天理
問中庸言致中和是就一時全事而推極之否致
字工夫如何用力
答曰人自天命之始此中和之理即已同具赤子孩提之

時胸中不繫一物卽所謂中也不學而能愛親敬長卽所謂和也中和人人有之但致之者少耳必如大學所謂心正意誠然後可謂之致中和其工夫全在存養省察而已註中約之精之二意不可不細玩約之有漸漸收斂入內之意精之有漸漸擴充向外之意卽如戒慎恐懼何得偏擇所謂不睹不聞者而用功只是持敬于己不問其睹聞與否步步存天理於胸中然後漸漸收斂直至夢寐所不及簡精神所不及持純是一團天理此謂之約之此謂之致中慎獨則先從己所獨知之地用力然後推向外去自一事一物以至萬事萬物無不各當絕無一毫人欲此謂之精之此謂之致和玩白文大本二字如木之有根莖欲

培此根莖卽在萌芽時不可不培養之是也玩達道二字如行之有路欲窮其遠先從家庭出門然後及於天下是也若然則中有幾層和亦有幾層乎曰非也中和一耳人所以致之者不同譬如吾輩所記考德其始記敬勝怠怠勝敬耳行之既久然後覺其未盡也乃分定數以晰之既而講三月不違章覺向之所謂敬者直可謂之怠也而後工夫漸有細密之路知此可明致中之義矣且觀所記善過其始未免逐事逐物而求之尙有生苦未熟之意既而覺善念一發過念一發卽無有不知者然尙難於擴充而遏抑也至工夫稍進覺善念不克而自生惡念不除而自去對人接物之間漸覺自然卽人議爲道學吾無愧容亦

無机隄不安之意矣。知此可明致和之義矣。但人不從省察用功而欲遽從存養下手固未免有象山之失。使既從省察用功而無存養之功終有間斷處。無論三月不違卽日一至焉月一至焉尙難言之。且省察工夫亦有得力於存養者。天理既熟微帶人欲便覺非我本心。然如人調攝元神偶有小疾易於驅除。如有省察而無存養便似元神虧損。雖病至驅除然朝驅夕至矣。然大學之所以誠意而後正心者何也。此猶醫家所謂急則治其標也。蓋人自氣質物欲以後目所見耳所聞無非人欲。若欲用功而先存所謂天理者天理安在。故先自遏人欲。遏則天理自見。天理見便可下存養工夫矣。此曾子一貫之悟得力。

於三省孟子不動心之功得力於集義也。如國家之於敵人然必先掃除使去而後可固守。封疆團練兵革也。然敵人既去而非固守封疆團練軍士則敵將復至此。愚見所以謂省察之功一覺有得不可不急從事於存養也。大學一書爲初學入德之門。故先省察後存養。中庸一書爲精微一貫之旨。故從源頭上說下先存養次省察也。然則讀註中無物不有之義則知和之不可不致矣。讀註中無時不然之義則知中之不可不致矣。讀註中體立而後用行之義則知戒慎恐懼不睹不聞之功不可不急從事矣。問陽明先生以無善無惡爲性後儒多宗之。看來實是微妙。但只與孔孟言性不合。其故何在。

答曰性可言無惡不可言無善蓋善爲天理惡爲人欲謂人生而無人欲可也謂人生而無天理可乎則天命謂性此句當作何解且陽明以良知立教實陰用孟子性善之指而謂性爲無善無惡未免推儒而入於禪矣

附重威答

此只是看差善字以爲有形迹有作爲故說無善無惡其實善只是天理天理只是平常有何形迹有何作爲故愚以爲不明性善的善字須看未發謂中的中字

附聖傳答

聖傳姓盛名敬別號寒溪

陽明先生言性從用上見得有善惡看那性體是一箇精空的物字其中善且不有况乎有惡此等談言議論

所以不竭後儒言理學從未有將禪與儒一刀劈開截然不相干涉者做理學工夫多帶禪氣誰不宗其說孔子踐形盡性明明白白見得性體如是陽明畢竟無踐形盡性工夫言夏曰吾輩諸友中絕無一人畧帶禪學者亦數百年來僅事

問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孔子賢之孟子以爲顏子之時當然乃孔子與顏子同時而復周流求仕其不同者何故

答詞七

附玉汝答

孔顏同當亂世何顏子獨宜居於陋巷蓋以天下之任既有孔子在前顏子自當隱居以求志耳

附聖傳答

顏子與孔子實有不同處孔子規模大若得見用不止救亂直當做堯舜事業豈能閉戶得至於顏子則是王佐之才世用則出不用則守伊尹必待三聘周流豈其所宜哉

附重威答

聖賢力量不同故處時亦異使孔子道力未優固當如顏子之閉戶使顏子道力既足亦當如孔子之周流然則顏子所以不求仕者力量未如孔子而又有孔子在前任行道之責故也言夏曰必如此論其義始全問格物致知朱子與陽明之說如何

答曰格物致知是窮理工夫註中云物猶事也此句切不可忘忘此句便認物為天下之物而有陽明一草一木之譏矣蓋人心本自有知如人子本自知孝然孝之事無盡若非窮理則有為申生之孝者矣人臣本自知忠然忠之事無盡若非窮理則有為鬻拳之忠者矣此格物之功所以不可少也蓋格物者本欲窮究此理使之明白於胸中而以為吾力行之地也既窮究此理亦非力行終不能進則欲格致自然與誠正修齊工夫相連而起非待格致之功既盡然後言誠正修齊之功也惡得以格致為馳騫於事物而失之於外乎且格致時亦必以身體之以心驗之然後有得則格致之義亦可了然矣陽明之解格致不作

窮理看者非也觀之中庸則先學問思辨而後言篤行觀之論語則先知及而後言仁守觀之易經則先學聚問辨而後言仁以行之此朱子之說所以不可易也

附蕃侯答

而在外之物非內也而所格之理實在吾心非外也物各具理而我格其理自誠意以至平天下無不可能豈得謂聖賢之學從末求本由外及內哉

附聖傳答

夫人性中萬理皆備只緣情欲漸染爲其所蔽此時若在胸中勉強求知從何處下手朱子故云在卽物而窮其理也夫窮事物者吾心窮之也窮得一事一物之理

則吾心實有一理蓋理非從外得事物之理卽吾心固有之理不過緣事物之理而悟吾本心所有之理耳彼馳驚而無得者不過徒然馳驚於外喚不得卽物窮理未可以此而疑朱子之說也

附重威答

朱註說格物只是窮理二字陽明說格物便多端今傳習錄所載有以格其非心爲說者有仍朱子之舊者至於致知則增一良字以爲一貫之道盡在是矣緣他把致知二字竟作明德二字看不知明明德工夫合格致誠正修俱在裏面致知只是明德一端如何可混且說箇致良知雖是直截終不該括不如窮理穩當問何爲

曰天下事有可以不慮而知者心性道德是也有必待學而知者名物度數是也因指天曰假如只天文一事亦儒者所當知然其星辰次舍七政運行必觀書攷圖然後明白純靠良知致得去否故窮理二字該得致良知致良知三字該不得窮理

附登善答

格物致知畢竟程朱之說爲無弊孔子云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學豈不是問禮問官刪詩正樂等事酌古之法合今之宜以心之靈應物之理豈不是格致知得後尚有昵私意疏精力而不得行者故必誠意以行之或曰天下之物無盡一生之力有限那格得盡是不然吾人

心性之學無假於外者固不必求知於外隨照隨足他若禮樂刑政名物象數之類必要參伍考訂反覆尋究然大典章大規模亦不過數十條而已終身格之豈有不盡他若草木鳥獸紛囂百菽卽有不知不害其爲聖人此所以權輕重之序而用力少成功多也吾輩之求知者不過如此而已但明知故犯或知得行不得此病尤吾黨所易犯誠意工夫最爲吃緊若致良知之說非不是然知孝卽孝知忠卽忠忠孝豈二字可盡將冬溫夏清拜下升諸儀竟置不講乎抑人皆生知不習而能乎至於國家典故古今物宜豈可於靜悟中得乎恐無是理也是則其說之弊直同於禪斷非孔子溫故知新

之旨也至格物之說以爲格去物欲夫格去物欲獨存天理有不先知其爲人欲天理而格之存之乎則是致知在前而格物在後也經當云格物在致知矣可乎不可乎夫陽明之說我未嘗深求亦不敢妄摘但以向來所驗工夫則斷斷以程朱爲正而致良知則茫無把柄也或曰天下自有聰明穎悟不假讀書而通貫古今窮晰事物者然以吾等觀之則不敢信也

問未發時之主一與已發時之主一有分否

答曰主一者敬之謂也動亦敬靜亦敬敬豈有分乎故未發已發有分而戒慎恐思與慎獨慎字無分但天理人欲不可不辨如陽明所謂一心好貨一心好色不可謂之主

一也

附重威答

戒懼慎獨分兩之功也敬字合一之功也知處要分明行處要合一

附玉汝答

未發時之主一則涵養之分多已發時之主一則省察之分多二者迭相爲用皆是敬裏工夫

附蕃侯答

未發已發之主一皆敬也雖一念未起與萬事紛紜之時一敬而已矣

問誠敬之別如何

答曰誠者真實無妄敬者主一無適譬如人之行路止在一條路上不肯他適此所謂敬也實實在路上行走不肯懶惰此所謂誠也究之思誠工夫既到則至誠無息便是緝熙敬止主敬工夫既到則一敬立而萬善從之心中自然充實便是至誠盡性也

附聖傳答

誠者心無僞妄敬者心無夾雜無夾雜方能不僞妄不僞妄方能無夾雜二者相資固不可卽以誠爲敬若離誠索敬喚不得敬

附重威答

誠字著實敬字精明誠得精明卽是敬敬得著實卽是

誠無不敬之誠亦無不誠之敬

問桃應章孟子之斷爲經乃李延平謂後世遇此等事亦須變通變通之法如何若周世宗之詔問恐驕恣益甚以人命爲戲矣不可矣竟置於法又無此情此理若效竊逃恐宗社爲重又不能脫然而去將何以處之

答曰文公謂母不可制須制其侍御之人殺人之事未必一人自爲不可不究其侍御之人也然父如瞽瞍有不係於侍御而一人自爲者將奈何曰此已失之在前則如周世宗之詔勿問亦可但當下哀痛之詔極言吾不能盡諭親於道之事使親受過我之罪也我得罪天下不可以爲

天下君但念宗廟義重勉治百姓天下其盡言告我以事親之道如此庶幾父可免刑而我亦得變通之道矣

附蕃侯答

孟子之斷萬世之經也若欲變通則號泣以諫其父而感動之嚴飭以整齊其下而豫防之痛自刻責以分其過厚加贈恤以慰其人若周世宗之說未爲盡善也

附重威答

孟子此章議論是說箇常理之極爲臣者必當公忠爲子者必當全孝使臣子皆存此心則天下不患有難盡之忠孝矣李延平變通之說在周時已自有議親議貴之例矣至於今功臣殺人尙得免死家主無故打死家

人只問徒罪况天子之父哉萬一有之恐懼以事父哀矜以恤下使天下諒我之心而已

問大學小學之殊

答曰小學已亡其散見於經書者朱子集之然似散漫不如大學之有次第僅可備攷證而已愚意欲將小學之實實可行者分其節目次第如大學相似輯成一書使子弟按法而行之其餘聖賢議論另附一冊不必雜入其中未知諸兄以爲然否先儒以爲無小學則敬字可以盡之然空空言一敬字弟子輩豈能知之恐必不可不予之以法也

附重威答

古者小學是教人規矩節目名物度數今其說雖散見於少儀曲禮諸篇然不得見其全矣文公小學雖佳我亦以爲近於大學而不便於童子句讀但文公曰小學工夫已缺須以敬字補之甚妙然敬字但補得規矩節目至於名物度數須於格物中補之蓋格物所以窮理也窮理則名物度數俱詳矣

問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吾輩平日有一心得輒躍然欲爲同志道之卽用力禁制不覺又發雖公善之懷恐是伐善施勞之病幸析言之

答詞七

附蕃侯答

吾輩未至顏子地位有善可伐有勞可施此正學問相長處吾輩原少不得此興致兼不得與人爲善之樂旣至顏子地位自當更進一步若不能去伐善施勞豈能至化境

附聖傳答

吾輩與顏子不同顏子是工夫進後吾輩功力未進心氣貴發露若用力禁制則後起之善端不發更有說焉吾輩卽有心得未敢遂執以爲是不質之同志則非者不覺此亦是辨論工夫說不上伐善施勞

附重威答

只看本體如何若有爲己之心雖有得輒以語人亦是

問辨工夫不害其爲公善若有爲人之心雖緘默不言亦是矜已守殘亦是驕心吝氣不免爲伐善施勞

又

無伐善無施勞工夫儘深細凡見善勞而有一毫欣喜自得者皆施伐也而今學者且不必講恐涉助長到得後來工夫純熟自無此病問何爲也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惟仁者生知安行故於善勞處只是自然而然不見形迹若智者便有一種欣喜愛慕手舞足蹈光景也是伐善施勞然此是長進工夫恐用力克除善機反爲阻遏曰然則何云工夫純熟自無此病曰工夫久則愈真真則愈澹浮氣盡斂一歸平實不求無施伐而施伐自

亡矣

問未發之中

答詞亡

附五汝答

釋氏之靜寂與吾儒之未發氣象雖同實有毫釐千里之別天下未有動而不靜靜而不動者今釋氏放棄人倫專求靜寂其於動靜二字已絕其理矣譬之草木枯槁之後永無生理吾儒合外內兼人已天理渾然夜氣清明論未發之大段如此其實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譬之視聽言動此事既去彼物將來其間已有箇未發了但自常人不能必自戒慎恐懼者而後有此耳中庸教

人正要如此不然何以爲天下之大本
重威曰吾兄論未發之中云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又
云此事既去彼物將來其間已有箇未發了可謂精
妙之極前弟與虞九兄論未發及與吾兄登善兄指
岸草相發明時意正如此得兄再一發明此道若揭
日月矣但謂未發常人不能必自戒懼慎獨者而後
有此弟竊謂不然喜怒哀樂之未發性也常人豈有
無性者乎但常人有性而不能盡性有未發而不能
有中耳然常人亦有偶合中和時節但不能察識擴
充以致之聖人則能致中和此其所以異也

問曾子孟子之學孰可效法孟子質敏曾子質鈍

學聖人者亦以敏鈍爲難易否

答詞七

附聖傳答

曾與孟相較孟子才高學不得吾輩須學曾子曾子誠
篤增一分敬便有一分敬克一分怠便少一分怠工夫
無間斷自能到一貫地位吾輩學曾子須學他誠篤無
間斷處學者做工夫存不得一難易見若曾子當日見
以爲難如何能傳道

附重威答

曾孟之學原無不同學會卽所以學孟學孟卽所以學
曾何可分也其不同處只是敏鈍耳然學道無關敏鈍

只看志之堅與不堅耳

附登善答

千古聖賢心法皆同曾子守約孟子集義二者何殊但二賢畧見有不同者則資性之異耳鈍者入路之難畢竟比敏者不同而敏者所得或不如魯者之深切各有好處

問求人譽我固所切戒人自來譽何以處此將舉一事迫不能追雖事未及亦欲一朝立就果有濟於事否耶我以道正人人不能從即從之或作或輟抑當怒之否耶

答詞七

附聖傳答

人來譽已若所言當固不爲譽若所言不當只淡然無言致恭以謝之至於躁急圖事非有德者之所爲卽爲之事亦不濟卽濟事亦未必盡善若夫以道正人能從固好不能從與從而不力亦要看其人何如苟真可教者當再加婉轉開導之法不然則聽之而已何用怒耶數則疏聖門已言之矣

附重威答

若人無心之譽我亦以無心處之若有心之譽此佞人也當亟遠之問有心無心何以辨曰但胸中絕去好譽根子譽至卽察無心有心自然立辨

附蕃侯答

人自來譽承之以謙雖能者不可自以爲能又要誠篤
毋得僞謙若事幾未集必不能濟事何必欲速至於以
道正人人不能卽從要看是何等人應怒而不怒非也
不應怒而怒亦非也權其輕重盡其在我而已

吾輩學道不從者少作輟者多意氣相期互相勸勉當
毋以數疏爲戒又豈宜有因數而疏者乎夫以道正人
而至於怒其親我也至矣是畏友也夫友必有可畏而
後知其可親是宜加意親之猶恐有失失而不獲聞其
過况敢疏乎正人者亦各因其可怒者而怒之則疏我

者非以數而疏也親我者將以數而愈親矣其不因數
而疏者無庸怒者也其數而愈親者未必不得力於怒
也然則怒亦教人之一術哉能用其怒者豈無令人不
得不畏而愈覺其不得不親也

問聖門傳道何以獨稱曾子豈聖人真有微言祕
旨但以告曾子而諸子不聞者與且性與天道子
貢聞之一貫之理兩賢同告何後之言傳道者不
及子貢也

答詞七

附重威答

此吾儒之所以貴乎任也子貢之學晚年大進未必遜

於曾子然而無傳道者未嘗爲萬世存心耳曾子不作
大學不得子思則與子貢同吾儒安可不以萬世存心
哉

問孟子巧力聖智之說朱子云三子力有餘而巧
不足陽明云三子固有力亦有巧巧力實非兩事
三子譬如射一能步箭一能馬箭一能遠箭他射
得到俱謂之力中俱謂之巧但步不能馬馬不能
遠各有所長便是才力分限有不同處孔子則三
者俱長孔子之和只到得惠而極清只到得夷而
極任只到得尹而極若謂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
則其力反過孔子矣此亦似分明亦似有理然則

答詞七

朱子之說非與

附蕃侯答

朱子之說確而當陽明之說似而非朱子但說三子巧
不足原未嘗說全無巧陽明謂三子有力亦有巧固是
至謂巧力實非兩事則甚謬矣但巧非力終拙力非巧
不濟孔子惟巧力俱全故能造聖之極處而得其時中
三子惟力有餘故偏於清任和惟巧不足故未能觀其
全體三子若遇孔子且當裁其有餘而補其不足豈謂
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其力反過孔子乎其過處正見
其不足處

其不問晉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桓温見之怒謂其
 三千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言自是關君
 全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性方嚴諸
 三千子乃號泣請改盛怒不許然則直書者正乎請改
 不贊者正乎盛既怒不從諫其子將何如乎或謂盛有
 至謂董狐齊太史之風信乎且使盛為史官則為盛者
 不與與其子者又當何如乎

答詞亡

附登善答

孫盛晉春秋私史也私史褒貶自有麟經遺
 微其旨即欲直書其事然當藏之名山何故

若盛為史官則董狐南史之遺風固在盛固當以身殉
 子豈得以擅更耶

問霍光與廷臣定議廢昌邑請于太后使此時太
 后不許光將若何廷臣又將若何

答詞亡

附重威答

霍光之廢昌邑絕無私心然可謂無私心而未必當理
 也三代而下如征誅揖讓放君等事雖使聖人處此亦
 不可為亦必不為霍光悞處在於廢君許不許不必論
 也日然則昌邑之昏亂竟聽之乎曰慎於迎立之時可
 矣既迎立恐不得輒廢

附蕃侯答

霍光不學無術其悞處只在輕立昌邑昌邑之昏亂日甚不能君天下守社稷豈能事太后乎太后亦欲廢之久矣但不能輕出諸口耳光既失之於前已無可奈何此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光亦不得不任變置之罪况光學問不足而精忠有餘廷臣無不推服太后亦當心許且其輕立已悞豈容再悞其定議必有確中機宜者矣又豈有不許者哉

問陽明有言心體上著不得一念留滯如眼內著不得些子塵沙又曰這一念不但私念便好的念頭亦著不得如眼中放些金玉屑亦開不得其說

然與

答詞七

附蕃侯答

此說雖是而亦有不然者學者初做工夫時先要好的念頭多日進一日漸覺有著力處到大段著力不得然後可幾於化神化之後畧無留滯若有好的念頭不可謂大而化之者矣陽明之說不可為初學者道也

問汲黯矯制發粟陳湯矯制發兵事雖不同矯制則一使在一時何以處此

答詞七

附蕃侯答

河豳發粟陳湯討狄矯制一而事情異蓋民飢不能一日待冒罪爲之事猶可褒若兵乃利器而郅支此時又未嘗犯邊爲患雖有可誅之罪請討未必不從如邊將皆錘制則提兵殄滅又何所忌憚耶此斷斷不可若湯者廢其身封其子可也

言夏曰竟廢其子亦不必封

問陽明謂心不可逐物目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便坐在文部要調軍便坐在兵部豈惟失卻君體六卿亦不得職然乎否乎

答詞七

附重威答

心不可逐物亦不可離物君不當侵臣之職亦不可不察臣之職惟天縱之聖可以生知安行惟紹堯致治得人任職之舜可以無爲而恭已

問宋高宗時徽欽在北金人以和議愚宋斷不可從矣使金人下之令曰爾不和我當殺爾父兄如項羽之於漢帝則將如何而可以不悖于舜竊負而逃之義如何而可以無罪於宗廟社稷請聞其詳

答詞七

附重威答

設金人果有此舉是窺朝廷有人無人也朝廷有人當下詔曰醜虜犯順二帝蒙塵凡我神人無不共憤今復劫以大義要我講和明肆欺誣謀我社稷堂堂天朝豈爲爾犬羊所愚自今與汝虜約若還我二帝納貢稱臣則休兵息民姑赦爾罪若仍前要挾是欺我中國無人也二帝在漠被辱已極雖生猶死萬一犬羊肆毒更致不諱朕當親帥六師直擣漠北窮天極地不與醜虜俱生如此詔辭則在我之理絕無虧欠且金人見朝廷有人或送還二帝亦未可知矣

附蕃侯答

若金人果以此說要挾求和必責其先歸二帝後定和議不從則當閉關謝絕如吳王之嘗膽坐薪時刻不忘復仇俟我生聚教訓內治修舉然後興師信任張韓劉岳輩而勿爲之牽制終於仇可復而二聖有必歸之理此仁智合一之事也

淮雲問答 終

淮雲問答續編

太倉陳瑚言夏輯

問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則爲仁自
是易事至樊遲問又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則爲仁
又是難事聖人之言必非自相刺謬幸有以明之
答曰仁道最大以爲易最易以爲難又最難何也正所謂
道不遠人夫婦可以知能而聖人有所不能盡也欲仁仁
至言乎夫婦可以知能也聖門如顏子仲弓司馬牛之徒
其問仁則聖人皆有以告之是也仁之道大言乎聖人之
所不能盡也聖門如顏子僅謂之不違仁而他如仲由求
赤之徒則不與其仁是也然瑚竊疑尊素兄所引先難句

未達難字義言先難但云先其事之所難耳非言仁之難也猶所謂克己須從難克處克將去也

附重威答

欲仁仁至就心說先難後獲就力行說欲仁仁至亦不易先難後獲亦不難細心體認當自知之

又

問欲仁至仁亦不易曰操則存舍則亡豈非不易歟問先難後獲亦不難曰不計功不謀利則又何難矣

問中庸二十三章注云自其善端發見之偏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固全在致曲又云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所謂誠之者非耶若爾則形著動變自

善則應一齊俱足何故又有差等如所云孟子明動未
不可變顏子動變未化之類有誠之後似還有許多未
未至盡之功則將如何著力用功到得化境與至誠為
曲無一耶幸細辨之

答曰文公云曲無不致則得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則知有誠之後已具聖人體段了分明是孟子所謂充實之謂美也此後畢竟還有工夫然亦無甚等級只是熟之而已此其次序正如大學知止節相似非如自志學以至不踰矩也若致曲二字內則等級次第甚多到有誠時全體已具不必止於致曲到能化時并無曲之可致矣

附聖傳答

致曲是散的今日致得一曲明日致得一曲直到有誠則已打成一片了如云德盛仁熟有誠者己是有德己是仁矣但未盛未熟也涵養漸深則漸盛漸熟以至極盛極熟大易所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此誠形以至於化之功候也此節文義大約與聖經知止章相類

答曰文附重威答

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猶孟子言充實之謂美盡矣但未至耳蓋一曲亦有誠一誠亦有形然即謂之誠形則不可故朱子釋誠必以曲無不致德無不實爲言也形著明猶孟子言充實而有光輝之謂步步俱有差等孟

子明動未變顏子動變未化誠確論也到得化境亦是誠到盡處物自化之猶易所言飲食宴樂俟其自化大段著力不得至於用工之方則一部大學也

而友問中庸註曰曲一偏也論語註曰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既同謂之矣也一欲推極之一欲克治之敢問何說

答曰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中庸之所謂偏言天地之性也論語之所謂偏言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不可不致氣質之性不可不克所以一言推極之一言克治之也然爲善之道從其所近而爲之去惡之道從其所難而去之此大全中所以有程子之論

也蓋天地之性乘於氣質之性而後見故質之厚者多近於仁剛者多近於義從近仁而致之則仁之量可盡矣從近義而致之則義之量可盡矣此亦入道之捷指而惜其說之不全何也質之近於仁者豈遂無義端之發近於義者豈遂無仁端之發豈彼固欲其推致而此則不必推致乎若然則夷近於清止從清致之可矣惠近於和止從何致之可矣母乃有所未盡歟此朱子所以有取程子之論而或問復深辯之以爲當以事言而不當以人言也以事言則有當理不當理之辨而天地之性易見矣是言致曲卽可以該克己之義若如程子之說則言致曲又必言克己而後始全也要之文公中謂悉推致以各造其極玩

悉與各之爲言則亦精

矣程子之論亦在其中矣

附虞九答

虞九姓

名士韶別號藥園

二偏字不同中庸註偏字是其天性之善處論語註偏字是其氣質之惡處天性之善惟恐不足故用擴充氣質之惡惟恐有餘故用克治蓋天命之性本無不善但有生之後漸漸汨沒所以不能得其全體惟於一偏處發見出來苟能因其端而推廣之以造乎其極則由小至大從一至百若火始然泉始達莫之能禦矣所謂充其義理之性是也至於氣質之偏處卽其惡私欲之來莫不因吾之所近而入其入之也易則其去之也必難苟不於此處著力將有流而日甚者矣故克己者必能

如割至愛如赴湯火而後能絕去私欲復還天理所謂
矯其氣質之性是也學者不能擴充此善則德業日衰
理必不能以勝欲不能克所難克則病根日深而性之
所存者亦幾希矣此二者義雖不同而其理實有相因
者矣

附蕃侯答

兩偏字各有不同中庸致曲之偏善端之發也程子性
偏之偏氣稟之拘也善端之發當知擴充氣稟之拘當
知裁正豈不一欲推致之一欲克治之也

附聖傳答

中庸註曲一偏也是善端發見之偏也善端發見自然

該推極之論語註性偏難克處是氣質之病也謂之克
已自然該克已治之兩說不相悖也

問吾輩講貫切磋有日矣相見諄勉氣識稍定退
而居一室接世務卽多搖奪豈舍羣居遂無取益
耶謝上蔡語尹和靖曰吾黨從程先生言師行則
如日服烏頭顏色鮮好一旦烏頭力去如之何豈
索居冥學先賢亦恍此耶夫子謂遯世不悔惟聖
其能而陳蔡之厄致懷率野賴顏子同心欣然解
頤吾輩未能希聖所談不及古今十之一所行亦
不及講論十之一尙或思沾干祿分藝雕蟲求工
則妨道業卻去又爲雞肋心戰未決於聖人出處

之道若何而合耶

答曰吾黨爲學所以全恃良友者以質柔之故也良友輔仁雖不可少而獨居省察全在自己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自己用力則遇良友之教直如時雨所謂栽者培之也不然雖窮年累月講論不倦究竟安能有成耶向來以制義爲分外事甚厭弃之近始覺有進此本時制且甚可以發抒性情吾輩竟以文爲詩教可也先儒有言吾人爲文當於少年作好到後年富時旣不能長益且無暇爲此誠至論也至於利祿富貴則當浮雲視之而已

附登善答

類莫親於良友樂莫大於辨論然入談聖道而悅出見

紛華而趨者則志不立而中無得也志立斯有深造之勇有得斯知世味之淺則凡平日師友所嘗精辨者以之讀書處事無不當也不然卽日覲良朋而聆讜論亦何異燕僻之士耶若吾人束髮受書卽思用世而德不稱位危辱隨之聖賢以是有義命之安程子曰科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使孔子生於今日亦應科舉然科舉豈足以累聖耶吾儒惟有養志待時處則盡孝仕則殫忠或忘一身以救民或達天機以避世務爲眞實器量之人而已若夫詭遇取合世俗之事君子不爲也

附尊素答

尊素姓曹諱鈞別號雪堂

甚矣良朋切磋講貫之功其益莫有大焉者矣卽以不

肖某自驗之而知索居冥學之爲真可畏也夫自未接諸兄以前則其心之鄙吝穢惡固不可言矣得見以後遂欣欣乎有樂善之懷斷乎有趨善之志矣及去館而之家而其心遂稍有不同者既將之館而其心又凜乎若良朋之在前而步趨舉動俱若有束縛者是卽所謂烏頭之力也古人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豈無所爲而然哉至於出處行藏之際只存乎我之一心吾儕今日問心辨性不過是求正心術以爲將來致君澤民地耳不是丟下功業別求所謂心性求盡乎心性蓋欲大乎其功業也然而奉時王之制必欲借路雕蟲亦只是我自做我文字而已於心學又何所害朱子曰科舉非能累

人自是人累科舉兩言盡之矣

附蕃侯答

天下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吾輩正恐少不得服烏頭也子夏聖門高弟猶出見紛華而悅入聞聖道而悅若非日服大成烏頭豈易遂有後日之肥也若夫聖人教人原未嘗分道德功名而二之盡我道德之事正是立其功名之實若不足以立功名又安成其爲道德乎故徒務功名則有妨於道德道德未嘗妨功名也如今日之講學必有心得見之於著作便可傳世出之爲經濟便可安民此處不爲徒處出不爲徒出出與處之所以合也然則吾輩若遺卻功名卽是道德之欠處亦

求其所謂合者而已

附聖傳答

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朋友砥礪爲道謀也古人有力量者脫去功名覺得刀斬斧截不復芥蒂至於德業既就出而道行於世則始焉脫去者究將大得也惟其始能脫去所以終能大得也若云思沾斗祿分藝雕蟲則非吾輩期許之本意矣抑獨有說焉時王之制以八股繩束人心浮華之業大累性體若夫說理切實論事質直不以爲腐而嗤之卽以爲迂而笑之矣人情可畏大約如此吾輩自行已志窮理盡性力行體道在外之務需之聽之爲已爲人夫子之論學已明白矣何敢忽焉

附重威答

吾輩講貫切磋正謂動靜交修出處咸當耳觀上蔡烏頭之言則知程門弟子後來多不能大或者正坐專恃烏頭闇修之學未力也然烏頭亦不可少只要好之好之則烏頭自至所謂德不孤必有鄰索居冥學聖賢決不如此至於出處之道用行舍藏聖有明訓文章一事特執見之贅耳天下無道外之文又何患雞肋之妨道業哉然而難矣

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窮理不過是格致工夫格物致知如何便能盡性至命經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未知至誠之盡性亦從窮理上著力否

答曰言性言命言道一理而已矣天下隨事隨物而理在焉大而天地細而飛躍物也理也鉅而倫常微而周折事也理也精而禮樂詩書鄙而飲食居室事物也理也於此而不能明者不知所謂道也卽不知所謂性不知所謂命也故有志於聖賢之大道必非可以無因而悟者也致知爲之始也故或窮之天地古今之際或窮之語言文字之間或窮之日用倫常之事或窮之飛潛動植之微窮之者所以盡物物之太極也盡物物之太極者卽所以會統體之太極也知至則行可盡矣盡性至命其不由於窮理也哉至於天下至誠雖是說生知安行之聖人然以舜之大聖而必曰問察曰執端其不遺於窮理之學亦明矣故知

命者其必自格物始

附尊素答

窮理止言擇善盡性則兼明善誠身而言朱子所謂察之由之也但此言至誠是生知安行不假工夫察之如舜之明物察倫由之如舜之由仁義耳故至誠之盡性不必在窮理上著力而自能盡性然究竟仰觀俯察好問好察至誠何嘗不窮理 吾輩爲學止是窮理亦不能盡性是擇善固執一齊下手始得

附重威答

古人窮理工夫非徒知之正以行之格物致知所以誠正修齊治平也到得盡性時便已知行兼盡朱子所謂

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者此耳至命只是天人合一如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是也然未有不從格物致知始者窮理如何不可盡性至命

問天命謂性時人與物俱命於天其所得於己者同乎否耶朱子曰人與物理同而氣異乃物之知覺運動與人同而仁義禮智與人異則又似氣同而理異者何歟

答曰理同氣異與大德敦化觀之也氣同理異於小德川流觀之也理出於一故同氣散爲萬故異惟其氣異故所得之理亦異也然則氣同者非真可謂之同也但可謂之相似耳卽如飲食男女此氣之爲之也若直言氣同則豈

人與物於此遂無分別耶故僅可言相似耳不可言同

問周公以后稷配天以文王配上帝天與上帝如何分其配之也果來格來享乎果有所謂如神如人者乎

答曰帝卽天也非天之外別有所謂帝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郊而以祖配之義取於始也萬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義取於成也此周家配天配上帝之分也古者祭天掃地行事繭栗陶匏其禮甚簡聖人以爲不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季秋復有大亨之禮天者尊之辭也尊祖故郊以配天上帝者親之辭也禴親故明堂以配帝尊尊而親親者周道也周公禮

以義起也蓋以祖禰有尊親之分故有郊與明堂之異其祭以祭之異故有天與上帝之異其稱也豈以祖禰之異配而有取義於天與上帝之分也哉詩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此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樂歌也而曰維天則知上帝卽天也於尊后稷以配天之詩而曰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則知天卽上帝也其所以異其名者猶一天而有蒼天昊天旻天上天之稱也豈真謂天果有異也哉至於來格來享如神如人亦存乎我之一心而已矣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矣

問孟子於齊梁諸君屢以致王爲說且其明堂勿毀之言更疑於無周者其旨何居

答曰聖賢之心無私一天而已矣當戰國之時周必不能有爲此天也齊梁强大可以致王亦天也天者理勢之當然也湯武之放伐易謂之應乎天孟子以湯武之事自任者也故觀於役大役強之論可以知孟子順天之學矣曰如是則凡强大者可以陵弱小亦將諉之於天母乃使强者愈強弱者愈弱耶母乃啟人以妄作之志耶曰非也天者合理勢而言之非去理而專言勢也宋亡而元帝以元有得天下之勢亦有得天下之理也六國滅而秦帝然二世而亡以秦雖有得天下之勢而無得天下之理也曰如子之言則孔子當此亦將使齊梁之王耶曰是又不然孔子爲文王必不爲湯武此可以類推也蓋聖人以天自處

次則聽天所命以天自處者吾行吾事而理自從猶易之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聽天所命者見其理之如此則從之猶易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孔子文王以天自處者也湯武孟子聽天所命者也即使孔子生於齊梁而得位行道恐亦當以尊周爲先若孟子之意則齊梁直可致王周天子而在封以大國賓之而不臣已耳然此亦是天道合當如此必以此議孟子者固非卽曲爲之解者亦非也

附虞九答

戰國之時天下大亂有志平天下者其所重必不在存周而在救民苟有行王政而王者孟子必出而爲伊周之事矣且天下大勢已在七國寧使齊梁有可王之機

衰周必無復興之理擁戴微弱之邦號爲服事而使豪傑紛爭萬姓塗炭是勉存天子之虛名而遺斯世以實禍也豈聖賢之心乎明堂之對孟子欲行王道之極借此以聳動之耳豈暇爲周計亦何必爲周計哉詳於君輕民貴之旨者可以知孟氏之心矣

附尊素答

君臣天下之大義也聖賢綱紀人倫豈敢把第一件大事抹煞然在猶知有君臣之際則其義當顯然以明之如孔子於齊桓晉文之際則作春秋是也在全不知有君臣之義則其義當隱然以存之故孟子在齊宣梁惠之時則以致王爲言是也夫孟子致王之言似專切於

救民然尊周之意未必不隱寄於其中如與梁惠王言
仁義而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則君臣
之義在其中矣俾梁君果能居仁由義自然要尋出個
仁義源頭則尊君親上當不待言而可知者其與齊宣
說不忍一牛是擴充其惻隱之心也夫四端同出一源
能惻隱則恭敬辭讓是非一齊俱到安有真能愛其民
而不能敬其君者也此孟子雖不言尊王而其意則未
嘗離之以爲言也所謂本原之論也至明堂一說更其
尊周之顯然者彼劈頭便說王者之堂已凜乎悚以天
王之大義矣雖以行王政引之然只說文王治岐不說
起武王其心便自可見蓋以文王固戴殷而非滅殷者

也至他日問湯放桀武王伐紂而直對曰閔誅一夫紂
矣未聞弑君也則聖賢心事自是曉然於天下後世何
疑於致王之屢說乎

言夏評曰雖未確當當日心事而其議論自成一說
且大指亦足于域名教

附蕃侯答

聖賢之心大約以救民爲主春秋之世天下猶知宗周
戰國之時天下不復知有周矣孟子卽欲尊周勢必不
能使當時齊梁諸君能爲湯武雖踐明堂而出政治必
有所以處周者矣亦奚不可所以孔子之時只說一仁
字以誨人孟子之時分出一義字以救世要之孔子必

爲文王孟子必爲湯武者也

言夏評曰仁義原不可分析不可道文王是仁湯武是義

附聖傳答

孟子躬抱仁義欲得齊梁諸君用之而大行其道此素志也周之勢至此亦衰極矣使諸君有能大用孟子者行王政興王業自當有善事周室之作用不至如湯武之於桀紂也明堂之對欲引動齊桓行仁政豈無君之心哉

附登善答

聖賢之所以有用者以其能達權也聖賢欲救民而用世則必不爲小人之迂謹而喪功戰國時人顯之禍極矣有王者起發憤修德輯列國之煽虐救生民於塗炭斯真聖賢所望而願事者如春秋時周室尙稍能自立然孔子歷聘欲事齊魯宋衛諸君豈真忘周哉以此數國者非王懿親卽其勳舊一旦乘權措政奉諸君爲方伯討貳扶衰興滅繼絕以襄天子卽不幸共主孱弱則視天所命徐爲天下計耳乃孟子時則周室愈微而宗盟異姓諸名侯皆盡又不能坐視世之淪夷則起而圖功者非大國之君足用爲善者其誰與歸卽使文武之德未盡而明天子突興然於修職奉共之道未有損也不然使孟子而貪利急功者則當朝暮秦楚爲縱橫言

以求售而孟子足不越齊梁鄒滕諸善國豈非猶得孔子遺意哉不察而以爲無王亦見其迂謹不知變也已

附重威答

愚嘗謂孟子於此有湯武作用明堂勿毀此聖賢公天下之心卽文王武王有德易興無德易忘之心也文武豈以明堂私其子孫歟况乎孟子王齊梁非獨天下人願之卽當時周天子亦願之以天下之所同願而立爲天子封周爲賓以此三恪固聖賢之大作用萬世之公心也後世不知此義有利天下之心而復牽於放伐之說往往功業旣就而復飾爲禪讓之事以文之如唐宋之爲者使儒者議其得天下之正不若漢高其以此也

夫

問中庸云日月星辰繫焉日月星辰何物也有質乎無質乎四者之繫於天乎天之之所以繫四者乎日何以精光射人月何以有盈有虧且日月何以常經於天星何以有隕落辰何以無定在豈其繫有不同者乎

答曰天事不可求言人事而已矣若言天事則不得不恃書本然據書本之說恐不足使人信而適使人疑也日月星辰氣也其無質固矣旣無質則必無繫之者此其理易曉若夫日爲陽精故其光射人則陽之精何以偏聚而爲一物也月旣受日之光以爲明則當全體皆明何以有盈

有虧卽以粉抹彈丸之說言之則彈丸有質故半粉而半可不粉若月無質則何以見其半不見其半也星之隕落氣之散也然及地則爲石將於空中何時凝結乎無星處皆謂之辰故邵子以天之辰對地之土辰亦不過卽天耳猶土之卽謂地也而何以言天之所繫乃云日月星辰也若云三辰則自當在星中論矣此又愚之所未解也意者日月星辰爲常語而辰亦帶言之歟要之天事甚遠恐雖至一貫之後亦不能鑿然有據者也 辰字竟作三辰看以星之大者而言星則以小者而言似亦近之

附登善答

日月在天以爲有質則物之高者易墮久者必弊日月

何以終古懸象獨無此變竊臆考之而知是乃陰陽之精蓋氣之所聚而成而未必其有質也何言之於其魄而知之日之將升將歿月之朔後晦前皆有魄可見而視其氣之盛衰以爲明暗蓋光之在精魄者常神其在質者常死鏡之光珠玉之光在質者也有物蒙之則暗否則久而常明也日月之光在精魄者非物所可蒙而自爲倏忽明暗者也以故或一日一周天或一月一天天自率其氣之流行而非必直有繫也日之中暗而外影則明月無光借日爲光故近日而弦對日而望所以盈虛不齊沈括之論朱子不能易也星繁然在天各象地上所有其飛流隕落亦視其氣之流行盛衰若恒

星不見星隕如雨紀於春秋者孔子雖不著其事應然觀列國篡弒兵端之禍誠古今大變變將極其精先降未必不如是也朱子釋北辰以爲無星之地而古註又以心爲大辰伐爲大辰者則借文言星而非星卽辰也雖衆星晝夜運動則辰安得有定在有定在者其惟北辰乎

問學者莫先立志故學者之志如射須是認個把子至功積力久自然至於中的學者之志亦猶是也吾儕今日懇懇勤勤朝乾夕惕考德問業講習討論畢竟有個志願所在請各自問要成得何等造詣天下要成得何等世界方是志願滿足言之

亦足以驗將來之人品功業昔人師弟朋友之間往往以之相考質者非無謂也諸君子益各言之答曰古人言志每非妄言須是實實見其心中所得與力所能爲蓋四書中志字如志於道及志於學先儒解之每曰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故必如此然後可言志也卽如顏子謂無伐無施真能無伐無施者也子路言車裘與其真能車裘與共者也孔子言老安少懷真能老安少懷者也何嘗有一言之妄矣曰曾皙言志言其力之所未及而夫子與之何也曰他資質高實實見得如此分明是老安少懷氣象故夫子與之蓋當時學者俱是自做工夫三子不能見到而曾點獨能見到便是開闢之論則

亦實有心得非妄語也使今人言志或無曾點之識見而
撫拾其語或果有三子之學術而言其所能爲則夫子必
與此而不與彼矣吾輩生於聖賢之後道理洞然在前未
能力而行之而撫拾餘論以爲言雖說得極大總涉自欺
故瑚不敢言志 先儒謂志剛而意柔志主定向言意主
偶發言故有剛柔之分也瑚雖不敢言志然豈無意之偶
發可爲諸兄告者耶曰意之偶發則亦時有私淑先儒文
公之意云耳要之豈敢遂以爲瑚之志乎哉

附尊素答

志之一字未可以易言者也今人浮心蕩氣茫然錮溺
物欲之中便逞口亂談謂願規矩至人建立絕業此還

說不上是英雄欺人語直是妄人醉夢耳夫所謂志必
須先要平心靜氣自問自思細細密密詢訪向此心真
實所在覺得如饑之望食渴之望飲見於羹牆形於夢
寐有不至如是不已者然後方肯實實想著此處下手
用力庶幾後來或可實踐故必如仲由之願共物聖人
之願大同顏子之願克己纔不是虛語某有生來尙無
定見少年志向頗好思欲讀書顯親中間沒志氣覺得
利欲薰心恩仇念激存著個駟馬高車赫奕里門之志
何鄙俗也此直不是志直物欲之浮氣耳今年幸交良
朋瞥見天理覺得從前所作種種皆非深痛半生虛度
鐵石著志願必要把後半世身子做個全人淨掃物欲

得養此志此氣直可與天地相通方是快足至於見諸事業只是把世上飢寒熒獨的措置他無不萬全其奸邪桀黠者感格他無不自服使今日世界粗粗見一箇三代氣象則生平之願畢矣請得一言以蔽之曰齋明以對天至誠以遇物而已矣志固如是恐猶未易言也

附蕃侯答

以某之所志則大矣但返之於躬每每行不顧言志爲欲奪豈不哀哉又何敢言志哉雖然願略陳其意夫聖門有曾子者以魯得之彼何人哉而能如是耶素願以曾子爲鵠但內志不正外體不直猶待於諸兄之入彀者引弓以示耳至於功業則又在可見可隱之間半行

半藏之內尙未知其如何而可也

附重威答

士而不知聖人之道則已士而苟知聖人之道則又豈肯以小成自安哉儀自丁丑歲來已竊好大道而妄意乎內聖外王之事然三年以來德隳業喪其得罪於聖人并得罪於己之始願者蓋不可勝道也聞尊素兄之言赧乎其愧之嗚呼吾亦何以慰吾良友之望哉惟有洗心滌慮捨死向前隨其力之所至而已高自期待吾不敢也

附登善答

先儒曰君子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吾黨非無

恥君不爲堯舜之志而動於禍福則功衰於小喜非無博文約禮之條而誘於習俗則業或廢於半途所賴良友之切磋與事變之閱歷庶識力大定而成已成物非虛語耳故仁爲任而死後已者爲學之的也治則見而亂則隱者用世之準也奉此兩言以畢世耳敢遂定所至與所致哉

問學者主敬原是徹頭徹尾工夫自下學立心之始以至聖神功化之極總脫不得敬經曰篤恭而天下平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以篤字之意詳之則又說入內去了故章句以不顯其敬釋之則篤恭二字似乎近敬字之義矣若以爲篤恭卽是敬

非尊不則經何不曰君子敬而天下平敬與篤恭畢竟有別否
答曰恭在外而敬在內四書中言敬字或有兼言外者言恭字則未有兼言內者也如溫良恭儉恭而無禮居處恭恭已正南面之類皆言外也獨此篤恭二字則直當以敬字釋之觀註云不顯其敬可見若以爲言篤恭而天下平何不敬而天下平遂謂此恭字之意與敬有別而或有深意存焉則是求之於文字之末而不通之於義理之大也
來稿其問中庸二十章前言修身後言誠身豈不相關二
答曰誠者或同或異或偏或全厥有辨矣小註以明善卽大學致知之事誠身卽大學誠意之功朱子是之

則果是耶否耶

答曰修字指用功而言誠字指用功得力而言修身所以求誠其身也今日用功今日即可言修身然不可遂言誠身也此章誠身修身之分如小註言明善卽大學致知之事誠身卽大學誠意之功其說恐有未盡然也夫大學總結蓋嘗明言之矣曰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則致知爲明善之事而非明善爲致知之事也又曰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則誠身卽誠意之功尤說不去矣夫身之誠也必待意誠心正身修而後謂之誠也專誠意未可以言誠也故曰誠身之本也而何反以誠身爲誠意之功也哉則其說之非有不辨而可明者矣然則朱子是之之說或殆有誤耶

問費者道之用隱者道之體用殊而體則一如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此用之殊也天必不能載地必不能覆何以又言體一歟豈覆之理卽載之理歟此又於何見之歟先儒謂凡事凡物皆當見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所當然是其用否所以然是卽其體否彼聖人之於道其所以然者有所未盡乎抑其所當然者未盡也惟明辨之

答詞七

附重威答

費隱二字分體用以道之可見不可見而立名理卽在氣上故曰費然卽氣求理又不可見故曰隱體一用殊

所謂理同而氣異也天能覆不能載地能載不能覆此氣之異而天地皆本於太極故曰理同覆之理卽載之理於此可見也所當然不可窮所以然只是一一者源也不可窮者流也所以然正是體所當然正是用聖人之體可盡聖人之用不可盡故謂聖人能盡其所以然而不能盡其所當然能盡隱而不能盡費其說非誣也何也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得位博施事之所當然也不能盡也而所以得位所以博施之理則未嘗不能盡也蓋當然之理隨時而見弟子之時則有弟子之所當然大人之時則有大人之所當然堯舜之時則有堯舜之所當然孔子之時則有孔子之所當然欲舉而兼

盡之勢必不能若夫所以然之理則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是道也萬化之本萬事之根也不徹則已一徹則無不徹孔子語曾子以一貫朱子收奇功於一原皆此也故聖人能盡其所以然而不能盡其所當然能盡隱而不能盡費能盡體而不能盡用其說非誣也曰以聖人而不能盡用得無爲體病乎曰不足病也體在我者也用乘乎形勢時位者也得其所以在我乘乎形勢時位而時出之所能盡者則盡所不能盡者不必盡不足爲聖人病也

問吾儒道兼體用固與釋氏虛無相去遠甚然初學所患者世緣牽引檢制不嚴知食色不可絕也

而或失則流矣知善善惡惡當力也而或失則忘矣望道甚遐實攻苦之力未加也以孔子天縱猶嘗終日終夜不寢食顏子未三十頭鬚皓焉此與釋氏艱苦之修何異程氏汎濫於釋老甚久退而求之六經然則欲明正道其必在先求異端之病歟抑忍嗜慾者先思絕之而後可節簡念慮者先知其起滅而後可察其邪正則善用釋氏之說亦可有一二當於吾道否

答詞亡

附蕃侯答

吾儒之與釋氏異者吾儒卽在人倫中盡道所以能盡

人性盡物性以致中和之理也釋氏則離爾父子棄爾君臣不至夷人於禽獸不止彼之所謂攻苦不惟害己兼以惑世吾儒所謂攻苦旣能治己兼能淑人孔子以天縱而得之程朱以反求而得之固異於釋者之爲矣若夫善用釋氏之說不若孟子養心莫善於寡欲尤爲言近而旨約也

附聖傳答

釋氏之艱苦與吾儒之攻苦雖相似然而不學者以釋氏是求空的工夫謂克得一分便空得一分以爲進步耳吾儒是求實的工夫一面克己卽一面復禮豈謂前段學釋氏之求空後段學聖人之求實耶程朱之汎濫

於釋氏固是少年誤走差了路頭耳後乃得聞正道原不謂汎濫於釋老多年爲有補於進道之功也

問大哉聖人之道與前君子之道費而隱一言君子一言聖人果有別歟抑道一也而君子聖人俱在所略歟洋洋優優果可言費之大小歟發育峻極三百三千將言道之體歟抑言道之用歟或以發育爲用峻極爲體其說然歟或以發育峻極爲體三百三千爲用然歟君子尊德性道問學其可以盡洋洋優優之道歟苟不能盡則何以云極乎道之大盡乎道之細也温故之新與論語果有微別歟願詳言之

答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故道非人不凝人非道不成君子以道爲體道以君子爲用道者非塊然一物獨立於天地之間亦非有聲色形象可以夫人而見之也原其初生陰生陽生人生物氣而已矣有君子出焉以爲是氣也必有所以然之故而確然不可易者立乎其先凡天下萬事萬物必如是焉而始得其當於是舉而名之曰道是道之本體自在天地間而能知之能見之能名之則非君子聖人莫與也故言道者必舉而歸之君子歸之聖人道一也君子聖人豈可拘也洋洋優優一言費之大一言費之小然大者小者其用也而所以發育峻極三百三千者非禮乎蓋兩節俱是用而體在其中豈用之外更有所謂體也

哉豈費之外又有所謂隱也哉故以發育爲用峻極爲體固非也以上節爲體下節爲用尤非也卽大全中有以峻極爲體段亦非體用之體體段猶云景象規模之謂耳道之大而無外小而無內者非德不凝故下遂以修德言之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固已極乎道之大而盡乎道之細可謂能盡道矣然而時勢分位之所不得爲則亦但能盡其所以然不能盡其所當然也如孔子不能爲堯舜堯舜不能如成周之制禮作樂可見矣溫故知新皆就一事而言蓋於一事上旣貴尊德性又必道問學通節如此若分作兩事便失之矣但論語之溫故則稍輕此則必以溫故爲本故並重也

問鍾會鄧艾旣定三川會有異志據蜀謀叛憚艾威名乃備陳艾專制之事誣以反狀意欲請檻車徵之兩人情形當日朝中知之未深使從會之說乎是墮其計也抑不從其說乎倘艾果反事所或有其將何以應之

答曰會與艾兩雄不並立之勢也會反則忌艾艾反則忌會會反則可以艾取之艾反則可以艾取之應之有三策先下詔曰兩卿平定西川功莫大焉望卿久矣兩卿可速歸朝廷同受封侯之賞詔下之日其無反志者必從有反志者必不從當預授使者以密詔詔還軍者急擊不從之人此一策也不然或詔兩人各易其軍有不從者誅之此

又一策也不然或別遣一將至軍察其情形陽爲解仇而執異志者於樽俎之間此又一策也

問父有急難爲子者當不遠千里赴之或父命止其行或單傳無繼嗣奈何

答曰聞父之急而赴之義也親雖有命止之然恐一去之外更無他道也蓋親聞子之欲往而止之者爲父之慈其子不從父命而赴之者爲子之孝以韓愈入庭奏軍中之事觀之可推矣萬一果無後嗣則又當爲祖宗計或從命以俟其後可也 庭奏之事反當不往而從詔令此亦不可不知

淮雲問答續編終

